

论三体及四体合璧《大藏全咒》的 编纂和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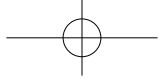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春花

内容提要 清代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一贯重视藏传佛教的传播发展，从而敕修、刊刻了很多满、汉、蒙、藏佛经及三、四体合璧佛经，其中就包括了《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及《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本文根据《奏销档》、《奏案》、《军机处上谕档》、《实录》、《会典》等档案、文献，考订此经编纂始末，及颁赐寺庙、培训诵读、刊行出售等情况。

关键词 大藏经 咒语 满文 蒙文 藏文 汉文

乾隆帝对于民族宗教问题，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尤其崇重蒙、藏民族所信奉的藏传佛教。因而在位期间，一贯重视佛教经典的翻译刊行。其间敕修刊行了不少大型佛教经典，主要有乾隆三年(1738)的汉文《大藏经》(也就是所谓的《龙藏》)，十四年(1749)蒙文《丹珠尔经》，三十五年(1770)泥金写成的藏文《甘珠尔经》，五十九年(1794)的《清文全藏经》(又称《满文大藏经》)等。此外，他又下令翻译或亲自翻译后刊刻了大量的满文单经。如《积光佛母经咒》、《释迦佛赞》、《文殊赞》、《无量寿佛赞》、《绿象救度佛母赞》、《救度佛母赞》、《吉祥偈》、《无量寿佛吉祥偈》、《拈香礼拜偈》、《无量寿佛回向文》、《无量寿佛祈祷文》、《弥勒愿文》、《功德三世祈祷文》、《宗喀巴祝文》、《普贤行愿文》、《释迦牟尼佛赞摄授要津》、《菩提要义》、《御制重刻心经全本序》、《御制重译金刚经序》、《读咒法》、《九黑香法》、《音韵翻切字母》、《增壹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目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乾隆年所修满文单经约50余种。

因乾隆帝本人语言学造诣很深，掌握了满、蒙、汉、藏、维等多种语言，故敕修了很多满、汉、蒙、藏四体合璧经，如《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御译大云轮请雨经》、《白伞盖仪轨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御制翻译名义集正讹》、《钦定同文韵统》、《御制阿礼嘎礼》、《大乘首楞严经》等。其中《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是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转写标注梵语咒语而成，本文根据《奏销档》、《奏案》、《军机处上谕档》、《实录》、《会典》等档案、文献，考订此经的内容、编纂始末、刊行出售等情况。



一 编者及编译刊刻历程

乾隆十二年庄亲王允禄等奉敕，在“经咒馆”内住持编纂《钦定同文韵统》，十七年由武英殿刊行此书。之后又以《钦定同文韵统》为准，以汉文《大藏经》为底本，由满、汉、藏文转写其中梵语咒语，编译、刊刻《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三十二年，一同刷印《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御制阿礼嘎礼》、《钦定同文韵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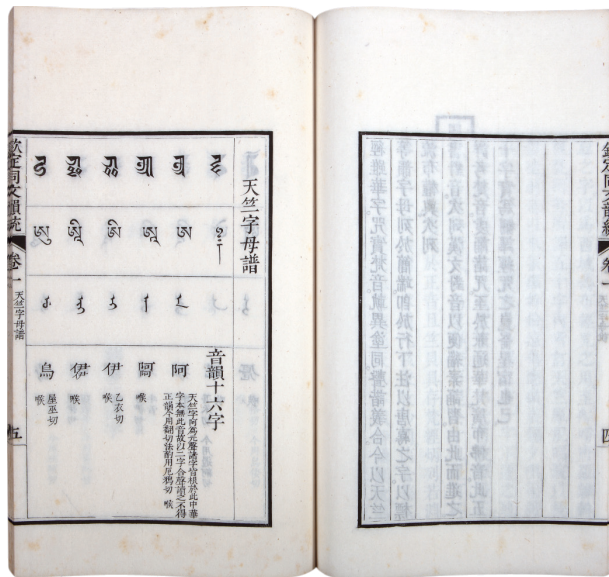
乾隆帝为各民族语言间，准确无误地翻译佛经咒语，先敕修《钦定同文韵统》。此书是多语合璧语音辞书，计六卷，主要讲述由满、汉、蒙文转写梵、藏文字母的方法，包括“天竺字母谱”、“天竺音韵翻切配合字谱”、“西番字母配合字谱”、“天竺音韵翻切配合字谱”、“大藏经典字母同异考”、“华梵字母合璧谱”等内容。各卷正文体例相互间有所区别，前三卷为首列梵文字母或藏文字母，下列藏文字母或满文字母及阿礼嘎礼对音字、汉文切音字等，后三卷主要讲述梵文字母和藏文字母的属性、发音部位等，且每卷前后均加以说明以满、汉字转写方法。其中卷一、卷六为全书的重点内容。此书对梵、藏、满、蒙、汉各语言的语音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目前至少有三种武英殿刻本流传于世。一种是乾隆十七年武英殿刊刻的梵藏满汉四体合璧本，线装，6册。另一种是二十四年与《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同刊刻的梵藏满汉四体合璧本，于三十二年刷印，经折装，6册。还有一种是三十九年与《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同刊行的梵藏满蒙汉五体合璧本的《钦定同文韵统》，经折装，6册〔图一、图二〕。因笔者目前还没有对各馆藏机构进行实地调查，各种版本的收藏情况不明^{〔1〕}。

《御制阿礼嘎礼》是语音辞书，所谓的“阿礼”、“嘎礼”是藏语音译借词，意为元音、辅音。早在明万历十七年(1589)，应藏文佛经译蒙文的需要，阿尤什固什采用藏文字母，编制了《阿礼嘎礼》。阿尤什固什，喀拉沁蒙古人，名阿尤什，号固什，为国师的音译，约生活在16世纪后半叶到17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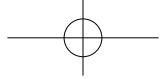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图一〕《钦定同文韵统》封面 乾隆十七年刊行本



〔图二〕《钦定同文韵统》之“天竺字母谱”



〔1〕 《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对这些版本均没有准确著录。



〔图三〕四体《阿礼嘎礼字》全形



〔图四〕四体《阿礼嘎礼字》内页



纪初，他精通梵语、藏语、蒙古语。1602—1607年间，他主持以蒙文翻译《甘珠尔经》时，运用阿礼嘎礼字标写了佛教名词。清廷入关后孝庄太后下令编译了很多蒙文佛经，康熙年又曾以藏、蒙文翻译了很多佛经，当时为了以藏、蒙文准确无误地翻译佛经，康熙帝敕修三体合璧《御制阿礼嘎礼》，此书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正文首列梵文词语，下依次列藏文阿礼嘎礼字、蒙文阿礼嘎礼字，收字母、音节字和词等。由内府刊行，梵夹装，1册。后人此书蒙文旁加写满文阿礼嘎礼字，变成四体合璧本。至乾隆年间，于武英殿先后两次刊行《御制阿礼嘎礼》，第一次是二十四年与《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同刊刻的梵藏满三体合璧本，三十二年刷印，梵夹装，1册。第二次为三十九年与《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同刊行的梵藏满蒙汉五体合璧本，梵夹装，1册。该版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图三、图四〕。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御制阿礼嘎礼》除了上述三种刊刻本之外，还有很多传抄本流传于世，目前仅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就藏有三种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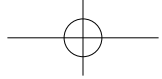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经咒馆”是为编译多种语言佛经由内府专门设立的编书机构，清代诸帝御制翻译佛经及内廷所编大藏多在“经咒馆”内编译而成。有关“经咒馆”设立时间，目前笔者还没有找到确切的相关资料，起初也许是为编译《御制阿礼嘎礼》、《钦定同文韵统》专门设立的，应不晚于乾隆十二年或十五年^{〔1〕}。

“经咒馆”的译者主要来自“蒙古官学”学员。挑选能写蒙古字者，到“经咒馆”编译佛经，至乾隆二十八年由扎拉丰阿署理“经咒馆”。

总之，康熙、乾隆二帝为了由满、蒙、汉文准确无误地音译转写梵语和藏语佛教名词及咒语，敕修刊刻了多语合璧的《钦定同文韵统》、《御制阿礼嘎礼》、《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等。

然而，有关乾隆朝所修多语合璧《大藏全咒》的编译器、语种的增加、编写时间，以及完稿、刊

〔1〕 “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奉，臣等交武英殿，查大式清字经系何经卷？据称清字经有大、小二式，乾隆十五年经庄亲王等奏准，由‘经咒馆’陆续交武英殿刊刻前，已刊过四十四种进呈，现在刊刻《首楞严经》尚未完竣，其余经典如‘经咒馆’将来续行交到，其大式经，即可用所删三种经文板片改刻，所有已经刊过清字经大、小两项式样，一并进呈。谨奏”。《军机处上谕档》乾隆三十二年二十日，第1条，盒号616册，号2。



行、流通等问题，目前尚无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有些学者在研究《清文全藏经》、《钦定同文韵统》、《御制阿礼嘎礼》的同时，顺便提到有关多语合璧《大藏全咒》的编刊问题，但多数成果缺少史料依据，对很多问题还没有统一的定论。有些学者提出乾隆三十八年完成或刷印了《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1〕}。

这种观点忽略了乾隆二十四年刊刻《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三十二年刷印之事。他们所提出的“乾隆三十八年完成或刷印

《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的定论均不准确。其实乾隆年间多语合璧《大藏全咒》曾刊行两次，第一次刊行的是三体合璧《大藏全咒》，也就是《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书前有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御制序”和二十四年润六月初四日“御制序”。于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之后，由武英殿第一次刷印《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及《御制阿礼嘎礼》、《钦定同文韵统》，共二百部。目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刻板876块〔图五至图八〕。

为蒙古地区喇嘛诵读咒语之便，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傅恒等奏请皇帝将《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添译蒙古文^{〔2〕}：

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奉……查《大藏全咒》，现在遵旨添译蒙古字。其现有板片系三样字，礼今教习僧人持念咒语止，须明晓阿礼嘎礼音韵反切，自能对汉字而得梵音。

可见，自乾隆三十二年开始编译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但此时《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目录》刊刻尚未完竣。因自乾隆十二年开始规范满语、满文，并创制很多“钦定清语”。于是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乾隆提出应以“钦定清语”规范《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目录》，并命“经咒馆”，若旧有三体合璧《大藏全咒目录》尚未刊刻，拟改写新译经名式样，粘签进呈，最后由皇帝钦定，并遵照新定经名式样刊刻^{〔3〕}。

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查《大藏全咒目录》内所有新译各经后另行，原

〔图五〕《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全形 乾隆三十九年刊行本



〔1〕 参见胡进杉：《第三辈章嘉呼图克图及其创制的满文经咒新字》，《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罗文华：《满文大藏经编纂考略》，《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3期。

〔2〕 《奏销档》289—088，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傅恒等《奏为令万善殿幼僧学习大藏全咒等事折》。

〔3〕 《军机处上谕档》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2条，盒号609册，号2。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奉
音大藏經中呪語乃諸佛秘密心印非可以文義強求是以概不緒譯惟是呪中字樣當時譯經者僅依中華字母約畧對音與竺乾梵韻不啻毫釐千里之謬蓋至同一漢字亦彼此參差即如納摩音上之諾字切下爲模優切而舊呪或作量譯或作泰麻且借用無者尤多皆不能合於正其他牽附乖離類此者難以殫數嘗命莊親王選擇通習梵音之人將全藏諸呪詳加訂譯就正於嘉

A photograph of an open manuscript. The left page features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a decorative border. The table is organized into several columns, each containing a series of numbers and some text,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calendar or astronomical data. The right page is mostly blank, showing the binding and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The manuscript appears to be from a historical period, with aged paper and some staining.

御製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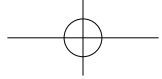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以震旦文字演印度真言自

漢迦葉摩騰竺法蘭四十二

章晉鳩摩羅什大品續出三

可见，至乾隆三十五年四体《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的编译

② 《奏销档》327-046,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 总管内务府《奏为请补笔帖式萨炳阿为署主事等事折》。



工程仍在进行中。因早在二十六年内府曾设立“清字经馆”，以满文翻译《大藏经》。如今在内府属下已有了两家译经机构，且三十七年四体《大藏全咒》的编译工程已接近尾声，又开始启动《满文大藏经》的编译工程，因此将“经咒馆”归并于“清字经馆”。三十九年十二月，由“清字经馆”编译的《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完稿，交武英殿刊行^{〔1〕}。

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奉，查“经咒馆”，系三十七年正月内归并“清字经馆”，所办《大藏全咒》于三十九年十二月内告竣，交武英殿刊刻，所有刊得板片，由武英殿存储柏林寺。谨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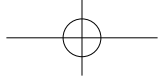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可见，第二次刊行的是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也就是《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于三十九年由武英殿刊行〔图九、图十〕。在卷前有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御制序”，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军机处上谕档”亦明确说明了关于编译多语合璧《大藏全咒》的目的，就是为规范梵语经咒的汉语音译转写之误，也为各民族僧人、喇嘛诵读经咒提供方便。

《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御制序”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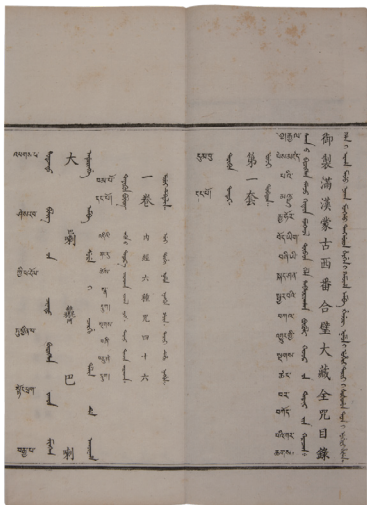
以震旦文字演印度真言，自汉迦叶摩腾竺法兰四十二章，晋鸠摩罗什大品续出三百余卷。暨隋智果、唐奘师所定四部三藏，而后金乘代阐浩，若渊海。乃诸善者，具说经可译，咒不可译。所以者何，如器泻水，水不择器；如薪传火，火不择薪。故经有义、有音，音不同而义同，宗风自可鬯也。咒即不然，《首楞严经》称，咒为如来秘密章句，正脉云：秘咒非但只是梵语，常人不解。即下位圣贤，不达上位之咒，故曰秘密。而孤山述、天台推衍神咒，四义拟之以，神名、军号、明人、智臣，种种妙谛，例不得翻，须存乾竺本音，斯则人师比丘及众善信，顶礼讽持，非与本音吻合无间，以何因缘，首证声闻直趋，宝所者哉。洪惟皇考世宗宪皇帝，当以《大藏经》文，自前代承讹袭舛，既集名德之侣，岁月参详，亲加审定，俾奕，祀共资津筏。维咒语一仍旧本，朕几暇细书，兼综内典，念昔沙门神珙所传华音等韵意，便中土和南颂偈之用，而字不备音格多空列，学者诃之。夫华音视竺国字母，犹筭瑟异调也，由唐古特字母求之，犹比弦协律也。若国书和声切字枢纽中西等韵，则犹钟吕元音旋宫损益清浊高下，皆宜也。和硕庄亲王，师乘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音韵阐微》之奥旨，夙谙贝夹。爰命偕总裁诸臣咨之，章嘉国师汇诸经所说咒，壹准前辑《同文韵统》例。

〔1〕 《长编》23710，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总管内务府《查奏经咒馆归并清字经馆时间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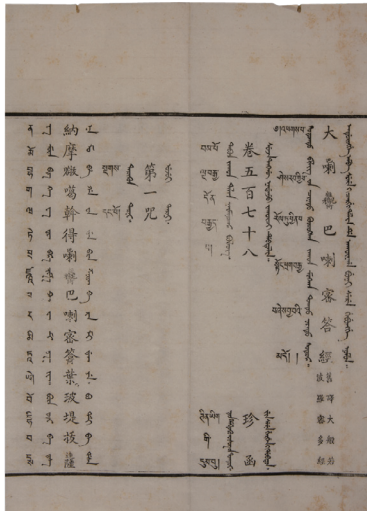
〔2〕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图九〕《大藏全咒》目录



〔图十〕《大藏全咒》正文卷端



《军机处上谕档》则载^{〔1〕}：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奉旨，《大藏经》中咒语，乃诸佛秘密心印，非可以文义强求，是以概不翻译。惟是中字样，当时译经者，仅依中华字母，约略对音与竺干梵韵，不啻毫厘千里之谬。甚至同一汉字，亦彼此参差，即如纳摩本音，上为诺牙切，下为模倭切，而旧咒或作曩谟或作奈麻，且借用南无者尤多，皆不能合于正，其它牵附乖离类此者，难以缕数。尝命庄亲王选择通习梵音之人，将《全藏》诸咒详加订译，就正于章家国师。凡一句、一字，悉以西番本音为准，参之蒙古字，以谐其声，证之国书，以正其韵，兼用汉字期。各通晓编为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使呗唱流传，唇齿喉舌之间，无爽铢黍，而于咒语原文，一无增省，且按《全藏》诸经卷帙编次字样，并为标注，以备检查。书既成序，而寿之剞劂，列为八函。兹装潢藏工，着交该处。查明京城及直省寺院，向曾须过藏经者，俱各给发一部，俾流人众，展卷研求。了然于印度正音，本来如是，不致为五方声韵所淆。庶大慈氏，微妙真言，阐扬弗失，不可谓非震旦沙门之幸。若僧徒等因传习已久，持诵难以遽调，惮于改易字音者，亦听其便。将此传令，各僧众等知之。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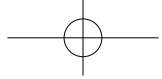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根据以上有关《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奏疏者及内容，其编译住持者为庄亲王允禄、大学士傅恒、质郡王永瑑等，由章嘉呼图克图负责实际纂修校勘工作，但书中却没有提到其余编译者职名。笔者认为《钦定同文韵统》编者^{〔2〕}也许大多都参加了三体及四体《大藏全咒》编译工程。

二 御赐、颁发及出售流通概况

清代由皇帝御制或钦定之书，大多由武英殿刊行。刷印告竣后，御赐督办该书的各大臣及各大衙署。因《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是由多种文字转写梵语

〔1〕 《军机处上谕档》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第2条，盒号645册，号2。

〔2〕 《钦定同文韵统》编者：庄亲王允禄、傅恒、汪由敦、纳延泰四人为监纂官，由章嘉呼图克图负责实际纂修工程，而协助汇编的有刘统勋、德通、何国宗、张若澄四人，从事校译的有吴勒穆齐、福亮、傅成三位官员和万寿寺掌印住持明鼎、静默寺住持海宽、龙王庙住持源泰三位僧人。



经咒，篇幅又大，推测当时也许未曾御赐个人或衙署，但笔者也未找到任何相关的依据。当时皇帝命颁发京城及直省各寺庙，其余由各地寺庙花钱请经。

（一）颁赐寺庙

乾隆三十二年(1758)第一次刷印《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二百部，三十九年又刷印《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据《奏销档》、《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军机处上谕档》等有关史料记载，乾隆曾三次御赐寺庙《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共一百四十五部。

第一次颁赐是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将《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拟颁给京城及直省四十一处寺庙，共九十部，包括万善殿十部，僧录司管辖直省四十处寺庙，各二部^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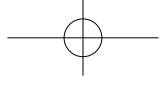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傅恒等奏……请将《御制阿礼嘎礼》、《同文韵统》、三样字《大藏全咒》交武英殿，各刷印二百部，万善殿拟颁给十部，现拟学习四十寺庙拟各颁给二部，共九十部，其余存备，特恩颁赏之用。此外，有愿领寺庙，许其交价请领。

万善殿位于清廷皇家园林西苑，也就是今日中南海西岸。顺治年间将此处改建成供奉汉地佛像的佛堂，是憨璞聪、玉林通琇、茆溪行森、木陈道忞等江南著名禅师入京给顺治帝讲经之处，当时玉林、木陈忞曾驻万善殿。康熙年间每年七月十五日在万善殿举行盂兰盆会，当晚在南海、中海放满荷灯，场面非常壮观。乾隆二十五年大修万善殿佛堂，其建筑格局与钦安殿相似，共两进院落，第一进院落正殿为万善殿，东、西两侧各有配殿，东配殿为迎祥馆，西配殿为集瑞馆；第二进院落正殿为千圣殿，其东、西两侧各有重楼，东为朗心，西为悦性，万善殿佛堂正门为万善门。后来嘉庆、道光、咸丰诸帝常到万善殿拈香礼佛。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为庆贺慈禧太后七十寿辰，再次大修万善殿佛堂，但建筑仍保持乾隆年格局。因万善殿由太监管理，其僧人均为太监，他们自幼学习汉书、佛学，又称“内务府万善殿官学”。《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

万善殿官学康熙三十五年奉旨，交出内监十三人，着学习汉书。其教习之人，于云南带来人内，简选通晓汉文者，令其教授。再委掌仪司内监二名照管。其读书之处，于蕉园内闲房，酌量敷用。修理给与一稽察。^②

① 《奏销档》289—088，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傅恒等《奏为令万善殿幼僧学习大藏全咒等事折》。

② （清）允禔：《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一百八十卷》卷一六三，页40，乾隆二十九年武英殿刻本，第140册。



乾隆八年奉旨，大西天经厂、万善殿，皆奉宸苑所属地方，嗣后交该苑登载册籍管理，稽察其庙宇地面，不时扫除，务令洁净。^①

乾隆三十四年谕，向来万善殿，有年幼太监十余人，在内读书，派汉教习一员，专司其课。太监职在供给使令，就使读书。^②

为培训宫中太监幼僧诵读大藏咒语之便，颁给万善殿十部《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另获赐《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的四十处寺庙，由于缺少相关资料，暂时未能考订其寺名。

第二次颁赐应为乾隆三十九年刊行《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之后，据卷前“御制序”及《军机处上谕档》^③，早在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已奉旨拟好颁给的寺庙，也就是以往曾颁赐三体合璧《大藏全咒》之京城及直省各寺庙，各颁发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一部。

可见，两次颁赐《大藏全咒》的四十处寺庙一致，每寺各发一部，共四十部，另颁给万善殿一部，三十八年共颁发四十一部《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

第三次是五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将四体《大藏全咒》颁给北京城外的四处皇家寺庙，共十四部：热河殊相寺五部，盛京实胜寺五部，东陵隆福寺二部，西陵永福寺二部。据内务府档案记^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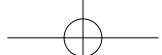
乾隆五十四年润五月十八日《佐领英敏等呈，为知照事》：“据广储司司库六格等呈乘，乾隆五十四年润五月十四日准，都虞司来文内开，据武英殿修书处移称：前经奉旨，着刷印装潢四体字《大藏全咒》三十九部，每部十套，记九十六册，交热河殊相寺五部，盛京实胜寺五部，东陵隆福寺二部，西陵永福寺二部供奉，并令处心习学。钦此钦遵。今已刷印装潢完竣，相应移会贵司，转行知会，各该处作，速派员赴殿领取，事关奉旨，毋得迟延。等因前来。再由堂抄出，奉金大人，现有造办处收贮玉牒十余个，俟有盛京便员即行带往。等谕抄出。随传解送果园钱粮来京之催长高铭前赴武英殿领取《大藏全咒》、造办处领取玉牒，带往外，仍知照盛京内务府可也。等因前来。随将进京送钱粮之催长高铭，带到装潢四体字《大藏全咒》五部共记五十套，咨送盛京礼部查收见覆外，其带到玉牒十五件，内有毛边透络者四件、明皇试马图墨刻一分、再生檣林爽文墨刻一分，如数收讫，敬谨包裹，妥协存贮之处，知照总管内务府可也。等情。据此，为此上呈现。

① (清)允禔：《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一百八十卷》卷一六七，页24，乾隆二十九年武英殿刻本，第140册。

② (清)托津：《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九百二十卷》卷一八，页3，武英殿刻本，第928册。

③ 《军机处上谕档》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第2条，盒号645册，号2。

④ 翁连溪：《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页375，广陵书社，2007年。



可见，乾隆年间京城及行宫、陵寝各处皇家寺庙都曾颁赐过三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但有时在皇家寺庙间调换供品时，却发生过撤回《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的情况：“旨将碧云寺现供四体合璧字《大藏全咒》一部计十套，撤去交中正殿安供。”¹¹ 总之，各寺庙存藏、供奉《大藏全咒》的情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二）寺庙请经

乾隆朝敕修、刊行的三体及四体合璧佛经均赐予皇家寺庙及直省各大寺庙，因而流布较广。《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校正了早期汉文咒语的讹误，并标有多种文字音韵，为僧人、喇嘛的诵读经咒，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当时有些寺庙愿交钱，领取供奉四体合璧《大藏全咒》。据《奏销档》记载，自乾隆五十三年至道光四年（1788—1824）间，江苏省苏州府常熟县清凉寺、扬州府甘泉县来鹤寺，浙江省宁波府慈溪县龙山甘露寺，杭州府钱塘县云栖寺、绍兴府山阴县至大寺，山西省汾州府孝义县临潢塔舍利寺，陕西省榆林府府谷县宝梵寺等多家寺庙，曾交钱领取过《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乾隆五十三年时，该版《大藏全咒》的成本价为六百六十八两银子。《奏销档》先后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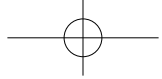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内务府总管和珅等《奏请将武英殿存储藏经一部给苏州府常熟县清凉寺供奉事折》：“苏州府常熟县清凉寺住持僧人妙言，情愿备价请领《龙藏》一藏、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一分，永远供奉，以光佛法。等因呈报前来查，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内有山西汾州府孝义县临潢塔舍利寺僧人理元，备价请领《藏经》一部，经臣等奏请将武英殿存储藏经内准其请领一部供奉，其刷印工价银六百六十八两，交纳广储司银库在案。令僧人妙言备价请领经咒供奉。理合奏请将武英殿存储藏经二部，内准其请领一部，其印工价银六百六十八两，令其照例交纳广储司归款，为此谨奏。”¹²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内务府总管和珅等《奏请将武英殿藏藏经一部，准浙江宁波府慈溪县龙山甘露寺住持请领供奉事折》称：“浙江宁波府慈溪县龙山甘露寺住持僧人际文，情愿备价请领《龙藏》一藏、四体合璧《大藏全咒》一分，永远供奉，以光佛法等因呈报前来查本年十一月内有苏州府常熟县清凉寺住持僧人妙言，备价请领藏经一部。经臣等奏请将武英殿存储藏经二部内准其请领一部供奉，其刷印工价银六百六十八两，交纳广储司。”¹³

11 《奏销档》412—173，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总管内务府《奏报静宜园一年内添安和撤去及换安陈设事片》页207。

12 《奏销档》411—128，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和珅等《奏请将武英殿存储藏经一部给苏州府常熟县清凉寺供奉事》。

13 《奏销档》412—216—1，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和珅等《奏请将武英殿藏藏经一部准浙江宁波府慈溪县龙山甘露寺主持请领供奉事折》。



嘉庆十年(1805)后,有些寺庙将《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与《龙藏》同请,因而成本价提高到六百九十一两三钱八分。

陕西榆林府府谷县宝梵寺住持心福情愿备价请领《龙藏》一分,永远供奉,以光佛法,等因呈报前来,查嘉庆十年十一月内江南扬州府甘泉县来鹤寺住持僧人达池,备价请领《龙藏》一分、四体《大藏全咒》一分,经奏请将武英殿存储经咒内准其请领《龙藏》一分、四体《大藏全咒》一分供奉,其印刷工价银两交纳广储司银库。^①

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云栖寺住持與楷情愿备价请领《龙藏》一分、《大藏全咒》一分,永远供奉,以光佛法。等因呈报前来,查嘉庆十年十一月内有江南扬州府甘泉县来鹤寺住持僧人达池,备价请领《龙藏》一分、《大藏全咒》一分,经臣衙门奏请将武英殿存储经咒内准其请领《龙藏》一分、《大藏全咒》一分供奉,其印刷工价银两交纳广储司银库。在业今僧人與楷备价请领经咒供奉,理合奏请如蒙俞允将武英殿存储经咒内准其请领《龙藏》一分、《大藏全咒》一分,其印刷工价银六百九十一两三钱八分,令其交纳广储司银库归款。为此谨奏。^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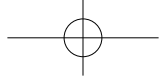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浙江绍兴府山阴县至大寺住持灵宗情愿备价请领《龙藏》一分、《大藏全咒》一分,永远供奉,以光佛法。等因呈报前来,查向来庙宇请领经咒均由臣衙门奏准再行知照武英殿于存储经咒内发给,其印刷工价银交纳广储司银库。历经办理在案。今僧人灵宗备价请领经咒各一分,谨据呈具奏如蒙俞允。臣等行知武英殿遵照,其印刷工价银六百九十一两三钱八分,照例交纳广储司银库归款。为此谨奏。^③

以上所述《龙藏》,即是允昼、释超盛等所编汉文《大藏经》,乾隆三年由武英殿刊行,共724函,7240卷,收经、律、论三藏及名僧撰述、宗门、语录等,共1695部。从《龙藏》、《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两大经的篇幅来讲,嘉庆二十四年至道光四年(1819—1824)间内务府广储司收印刷成本价,银六百九十一两三钱八分,已经比以往更便宜了。以上这些档案也能反映当时我国南北方的经济差异,无论是寺庙还是民间,南方江浙一带的经济发展都更快一些。

① 《奏案》05—0602—027,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初十三日,总管内务府《奏为陕西宝梵寺住持请领龙藏经咒缴工价银两纳银库事》。

② 《奏销档》496—165,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初十五日,总管内务府《奏为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云栖寺住持與楷备价请领龙藏等项事折》。

③ 《奏销档》526—199,道光四年十二月初十九日,总管内务府《奏为僧人灵宗备价请领龙藏一分、大藏全咒一分事折》。



三 培训诵读经咒情况

自乾隆三十二年由武英殿刷印、颁发《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之后，为规范诸寺僧人、喇嘛的诵读经咒音韵，皇帝命组织两次诵经培训班，提倡各寺庙僧人积极学习诵读经咒活动。

三十二年在万善殿举办第一期诵读经咒培训班，共培训出四十八名学僧，包括万善殿八名幼僧。此外僧录司管辖万寿寺等京城及直省四十座寺庙，各派来一名僧人学习。学期一年，由“经咒馆”行走实宁、觉天二僧任教，负责学习期间定期检查学僧诵读情况，若读音有讹误之处，则由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亲自给予纠正。

三十四年在贤良寺^①举办第二期诵读经咒学习班，共培训出三十二名学僧，由理藩院管辖三十二座寺庙各派一名喇嘛参加，学期一年。从第一期培训班的四十名学僧中选出八名僧人任教，他们各教四名学僧，定期检查喇嘛诵读情况，读者讹误之处仍由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一一给予纠正。

两期共培训出八十名学僧，因其中仍有诵读《大悲宝懺》音韵不准者，于是决定第一期学僧中留下二十名，在贤良寺继续学习；其余回各自寺庙，继续培训本寺僧人、喇嘛。两期培训班学习期间的衣、食、住、行费用，均由内务府出资补贴，约每人每月四十两银子^②。如：

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起至三十三年十一月止，所教之幼僧十二名及外选僧八名，皆已学成，除幼僧仍留万善殿，讽诵焚修外，其外选八僧即令随实宁在贤良寺分教其余三十二僧，既便于稽查董率，又可合众入坛演拜《钦定大悲宝懺》等。因节经奏准在案。今据办理僧录司事务六库郎中金简稟称前后所教之僧人十四名，于办理一切道场应用诸咒及《阿礼嘎礼》文字，皆能通晓音韵，熟识字体，合众入坛拜演《钦定大悲宝懺》，屡经章嘉呼图克图审正，亦不至有参差谬误，是伊等所学似有成效，自应遵照原奏令归各寺转授僧徒，广布流行等情……故实宁教习此四十僧人，朝夕无间，几十阅方能拜演，今若遽令散归各寺传授僧徒，各寺远近不一，势不能日夕聚处演习此懺，是于传咒，虽属有益，而于拜懺，恐未免及致生疏，臣再四思维似应将此四十僧人量留一半，交实宁于贤良寺演习拜懺，其余二十名散出教授……再查实宁、觉天及学习僧四十名，斋食衣履膏火纸笔之费，曾经奏准在内务府

① 贤良寺，位于北京东城区帅府园一带。贤良寺在明代为“十王府”，清廷入关后成了满洲王公贝勒府邸，至雍正年成了康熙帝十三子怡亲王允祥的王府，雍正八年(1730)允祥死，谥“贤”，并尊其遗愿舍宅为寺，由雍正帝依其谥号赐名“贤良寺”。十一年在该寺内设藏经馆，广集经本，校勘编纂汉文《大藏经》，至乾隆三年(1738)刊行。二十年，该寺迁于冰碓胡同路北，主要建筑有山门、碑亭、前殿、正殿、经楼、东西配殿、寮房等。因离皇宫近，便成了朝廷外省重臣进京朝觐的住处。民国时成了国候宾馆，建国后僧众被遣散，部分房屋被作为校尉小学的校舍，今寺中石碑被移至五塔寺石刻博物馆。

② 《奏案》05—0270—001，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总管内务府《奏为经咒馆行走实宁等分散各寺教习大藏全咒其膏火斋食即于滋生银两内动用事》。



14-11-10 下午4:28